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萬一百九十八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恭題豳風圖後

宋 漁

臣漁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  
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  
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

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  
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  
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  
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  
績之勤繼焉嗚乎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善莫甚於  
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  
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勩之狀揭之宮掖布之  
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

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恭跋御製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為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於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賦成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等

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  
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寘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勅大官進天厨竒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  
盡飲臣出跪奏曰臣荷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  
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栝酌志不攝氣或愆于禮度無  
以上承寵光爾上曰卿如試之臣即席而飲將徹上復  
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上曰一觴豈解醉  
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上笑曰男

子何不慷慨為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  
強一吸至盡上大悅臣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  
浮雲中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  
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  
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  
修官臣又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  
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

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  
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

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之光如此者凡  
十又七年叨冒恩榮夔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  
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寵屢加雲翰之章照臨  
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  
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  
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



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  
渥六合之廣其有挹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  
於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  
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  
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  
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  
報其上臣雖無所猷為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  
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

敢竊援斯義礪玉為軸裝褉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  
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  
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

題司馬公手帖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  
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  
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為右諫  
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

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閒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宮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為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

宣方而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為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共怒其為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太甚公則欲鋤剗而絕其本根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謂二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為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忠厚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曾未幾何穎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

者當知治亂之機所繫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題王羲之真蹟後

昔年危內翰太樸出示野鳧帖且云別有喜色帖在江  
右出自丞相周益公家傳授次第一一有據須谿劉會  
孟評之謂如蘭亭裏鮓尤為佳絕濂恨未之見近豫章  
人士來求墓文忽持此帖為贄須谿題識宛然居後因  
驚喜曰此殆太樸所言者徧示中朝善書者咸定為真  
蹟無疑或取唐臨者比之神氣凜然不侔鄱陽劉彥昂

最號精鑑法書日閱此而不厭狂欲起舞真偽之辯固自有異哉須谿所書名中藏三代人物字偽署者輒易別謾并及之

題淵明小像卷後

右龍眠居士所畫淵明小像卷鉅公名人題贊於後發揮其出處者甚備固不必寘辭於其間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顯年號入宋之詩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有不得不辯者矣今淵明之集具在

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  
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興義熙之號若九日  
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  
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  
何故反不書以甲子邪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而  
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廷堅  
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撰本傳  
謂淵明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見宋王業漸

隆不肯復仕朱元晦述通鑑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邪姑參先儒之論而附著於左方云

朱文公書虞帝廟樂歌跋

胡翰

桂林有虞帝廟在虞山之下皇潭之上宋淳熙初張宣公典郡因而新之朱文公記于石樂歌二章則其所系之辭也九年文公過常山書贈呂子約子約成公母弟也時佐治于衢故人傾蓋酒酣意適灑然見之翰墨間



宋以來二百年矣蓋王氏之先得之清江時氏而時氏得之呂氏者魯公之孫葑至今寶藏唯謹余幼讀金吉父濂洛風雅即熟是辭今復於王氏見公遺墨惟帝有虞氏德侔覆載雖古先記禮者不足以知之唯公歌詠之間抑揚曲折辭不費而意已獨至矣世之纂述者宜表而出之以備公續騷之辭豈在鞠歌行下哉

劉養浩饒歌鼓吹曲後跋

右皇明饒歌鼓吹曲十有二篇烏傷劉剛之所作也剛

受學於前翰林學士潛谿宋先生先生博學能古文辭  
嘗敘述宋太祖太宗功業之盛為宋饒歌傳誦縉紳間  
以為度越姜夔可追比唐柳子厚今剛此歌篇次體制  
皆承子厚之舊而才氣橫發音節鏗鉤則得之潛溪又  
將追躡其武而駸駸其前矣昔潛溪在前元時去宋頗  
遠其言宋事皆徵諸史傳所載若剛也生際聖朝躬涉  
干戈之亂登于大猷故凡天運神斷指授諸將掃除羣  
雄合天下而為一者非若史傳所聞卜年之間皆剛與

余所親見也顧余老矣無以模寫萬一於是得剛所作  
令童子誦之而余聽之泔泔乎如在短簫鏡鼓間不知  
其為衰颯也

范賢良帖後

范公茂明世家香谿當宋中葉衣冠而仕者彬彬一門  
之內公舉制科不就而此書則遺其姪元問者蓋元卿  
以下輩也余觀元卿類次公集知其平日所守純一篤  
實不以朝廷之利祿為可慕公卿之薦引為可階其於

聖賢之學如飢渴焉嘗曰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  
有又曰上智之學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其言  
超然自得不但心箴為可取也乾道以前乃有斯人乎  
豈非特立有志之士哉昔陳巖肖稱公危坐一室敗幃  
故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與之對無一言及世  
間事今即其心畫言論之存者想其人於二百年之上  
為何如也君子於此其亦可以興起也夫

童中洲和陶詩後跋

陶徵士之高節非晉宋人比也讀其詩者未嘗不悠然想見其蕭散沖澹之趣故世慕之如韋應物之擬作蘇子瞻之和篇往往不絕余意欲與之角顧縻於世之塵鞅蔽於末習之襞積未能脫去今中洲是集何其駸駸逼人若是哉蓋兼取二家而寤寐乎柴桑栗里之間者可謂好之篤而思之精矣其有不合於古者乎抑古之比興非以能言為妙以不能不言者之為妙也此所謂發乎情也太音在天地流被萬物前者唱于後者唱喁

果孰使之中洲之發乎情者亦將若是乎雖尚友千載  
可也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其尚為我補諸牛  
尾之歌吾固將擊壤而和之矣獨不知聽之者其誰哉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者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  
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惴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  
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氏設為禍福  
之說其亦巧于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為

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寘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俑之前彼固自以為孝而不知其為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夫虎豹鷹鷂

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  
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  
又謂婦人之育子者必有大罪故兒女子尤篤信其說  
以致恩于其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  
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并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  
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  
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  
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為响响嫗嫗



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  
手援之使有罪者勿罹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于帝  
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  
以劉子之賢其不為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  
為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為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  
知道者

書善最堂卷後

武林陳舜中以善最名其堂介其友富君子明求予言

夫立言以明道而求言于人者將以正己之所學言可  
以苟乎哉所謂善最者蓋本于東漢東平王王之言天  
下之格言也人以此而服膺焉聖賢之為道不外是矣  
然善之云不過槩而言之求諸實踐必有其方不可徒  
云云而已也今夫世俗之人類以善自名也觀其行而  
不掩道之不明也久矣夫善未易擇也恭與諂相隣訐  
與直相似小諒賊信小慧賊智小剛賊勇小不忍賊仁  
故有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疑似之間禽跖分焉可不慎

哉是故擇焉而不得其中道焉而不知其窮古之人有  
為之者揚墨是也知焉而不能蹈好焉而不能用取其  
名不必其實古之人有為之者郭公是也若人之心未  
嘗不自謂已能善也而卒於不善為善之名豈易當哉  
且題扁之設起於何人乎盤之銘几杖之書朝夕警省  
淬厲以成其德非銜外以為觀也今之揭于軒標于楹  
大書以示於人者其果有志于自警乎抑將從事於詠  
歌以為娛也屈子曰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也古

之人有衛武公者抑抑之戒陳於庭而睿聖之名垂於後  
若是故詠歌乃有益也嗚呼詩不如抑人不如衛武公  
則求者為徒求言者為妄言矣

題劉商觀奕圖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蘇  
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不必  
問其真作于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子待之  
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于爛其斧柯豈所謂力本者

哉比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一夫一婦不  
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無所依其果有  
是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王右軍蘭亭帖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語  
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痛良  
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書代祀馬援頌後

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  
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  
金俾有司繕脩之功畢始歲事蓋以遂事為之也廉還  
白于廷臣或謂非上本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  
十三日丁卯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  
林諸臣咸在焉廉因奏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上曰援  
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蠻俗令猶不共其祀耳為之修  
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避之謂廉善為使云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益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為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為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于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

敢逃也

書鄭子美文集後

鄭子美先生所為文余十年前嘗得其漢唐諸論頗病其體制往往或出于繩墨心未之好也今年復獲其師山集盡讀之觀其操議持論務辯道理談名義蓋汲汲焉以扶植世教自見心歎服之於是乃愧向之知先生之不能深也雖然以文求先生非知先生者欲論先生當自其平生大節而觀之初先生隱居于鄉教人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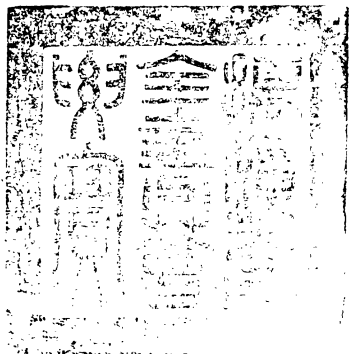


一體於風義至正中宰臣以名聞詔拜翰林待制兼有  
上尊名幣之賜先生疾當世方奔競成習將有以抑之  
則抗疏控辭其言曰臣問學之淺深他人不能知臣實  
自知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豈敢貪冒恩榮以自欺其  
心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臣不敢  
辭名與器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之賢者共之陛  
下不得私與人臣不敢受疏聞朝廷不之強也居無何  
而干戈起徽城陷焉城守者將要致之使為用先生厲

色拒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郡中誣辱者久而志不少變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為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謂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卒嗚乎先生於出處死生之際其大節表表如此而世之以文求先生者豈足以盡先生乎況求之以文者不觀其所以自見而徒徇夫言辭之末其尤淺知先生矣唐司空表聖韓致光所為辭章凡近纖

靡無足多者而其處進退存亡能不失其正節義所在  
君子蓋深許之其所為不朽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予  
懼夫人讀先生之文者如予向者之所病故竊志之以  
為告世有知言者其必謂予能知人也哉先生名玉字  
子美徽州人

明文衡卷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趙之璧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嗣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一百九十九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六

明 程敏政 編

題跋

跋東坡尺牘後

趙沔



宋禮部尚書贈太師東坡蘇公忠義貫日月名聲塞宇宙蓋千載一人也妙齡登高科思以文學經濟如賈太傅陸宣公中歲偃蹇不偶留心佛乘交友禪伯如白樂

天柳子厚晚節播遷嶺海遂欲陰學長年超然遐舉如  
安期生梅子真此公平生學術三變見於手筆書疏者  
具有本末也若夫文章妙天下特其餘事傳周易尚書  
解論語亦博洽之及爾要非志氣所存然公嘗有曰膠  
西多古君子使蓋公真往來其間軾何足以見之與答  
陸子厚書所論黃高人之意適同噫內聖外王之道不  
明而豪傑之士不能忘情於方外者如此然則世人所  
求於公者殆其糝糠土苴耳至正己丑秋過倪氏黥川

寓居敬書此於其所觀東坡尺牘後

書所編李文公集篇目後

李文公集十有八卷凡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某既從公傳寫復總其篇目如上始訪見歐陽公論文每稱韓李其讀幽懷賦恨不得與之同時上下其議論而老泉蘇公亦謂李文其味黯然以深其光油然以幽自是每欲求其集觀之不可得所得者文苑英華中數篇而已既又見豫章黃公謂皇祖實錄文如



女有正色又子朱子論復性書雖病減情之旨出於釋氏而亦善其有如此思慮益以不覩全集為憾至是廼請於公而得之甚慰也公名翱字習之中進士第元和間為史館修撰言既以武功定海內當草敝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文德興太平不然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因條上正本六事憲宗不能用後遷禮部郎中面折宰相李逢吉過失移病去雅好推轂賢士韓文公嘗書與之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爾其復書以為韓公

雖好士惟其有文章兼附已者無所愛惜或不能然則不肯薦拔與已不同又嘗以書責裴晉公居相位道不行恐耻內愧不能引退其於師友及知己厚者骨鯁無諱忌如此則視逢吉輩何所憚而唐史乃言由不得顯仕怫鬱無所發面斥逢吉既斥之又自懼而去其言抵牾非事實甚明昔人謂韓公於學莫如文章於德莫如好直而習之文行庶幾似焉則以韓謚名而韓李並稱可無愧矣參政公將刻梓以廣其傳於學者故仿竊著

其為人大畧且非排史氏之妄以明歐陽公為知言云

讀貨殖傳

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  
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  
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  
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後而序武帝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治推  
唐虞三代以來而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

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蹈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即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

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書中置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利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筭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尚猶患貧即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閒吏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未言當國者必以竒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所謂不益賦

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相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知太史哉雖然遷之言亦激矣予獨謂其書明白諄復如是千百年來讀者猶未能深悉其意況夫六藝之古遠淵奧而傳注家自謂盡得經旨可乎

讀鄭虔傳 徐一夔

按鄭虔傳鄭相如告虔曰天寶十三年逆臣僭亂當汙  
偽官願守忠節相如言時開元三十年也及安祿山反  
虔果陷賊中祿山署虔水部郎中虔念其言稱疾求攝  
市令事平議罪虔得減死論貶台州司戶夫為臣死忠  
理之常也虔以相如豫告故不受偽署不然則受之邪  
識緯之學聖賢所不道宋景文撰唐書叙事嚴簡而汎  
及符讖雜說非以為訓也以著虔之不知自守爾覽者

無惑焉

書宋學士所書陳思禮孝事後

予讀學士宋公所書陳思禮孝事未嘗不嘆思禮至行人所不能及者陳氏四明儒家思禮甫七歲其父不幸蚤世母夫人石氏誓不他矢以鞠育之夫人又以思禮陳氏獨子教之甚嚴思禮亦克承母志力學唯謹暨弱冠石夫人與之議婚已而夫人歿思禮創鉅痛深奮欲隨母死賴親戚朋友力慰解之乃止年二十四親戚朋



友勸之娶思禮掩耳不答衆迫之曰娶妻以為養也吾親既歿何以娶為親戚朋友拮義責之不得已從之及期合卺危坐誦蓼莪之篇凡七晝夜不輟哀動人人嗚呼遠則易忘人之常情也思禮不忘其親如是可謂至矣人有恒言孝衰於妻子以思禮觀之豈其然哉思禮又嘗作堂為時饗之所顏曰如在及以貢至京師入太學為上舍生宋公及御史中丞劉公鄂省參政陶公凡朝之士大夫咸愛重之為歌詠論著甚悉予因撫學士

所書孝事有合於近古所謂卓行君子所為者表而出之云

歐陽公書王彥章事

古人為文非徒然也蓋必有為而作宋至慶厯蓋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厯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竒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竒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

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  
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  
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  
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  
而加感情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  
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  
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  
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

者之不尚竒也議者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蓋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竒也蓋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馬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倨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揚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舅以嬖妾

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說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于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因著於篇

題唐仲友補傳

朱右

於辱世故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浙東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姦拊弱勅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

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乃設詭計若為歆豔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為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為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為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元修宋史謂仲友為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策是或非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善惡自見今史官宋濂為補此傳有旨哉

唐李泌傳贊

贊曰予觀唐人材出處從容有三代王佐噐唯李泌陸贄而已泌自贊復兩京功成身去代宗再徵權臣間忌浮湛外任德宗以春宮之知委心聽用泌亦竭智盡忠展布政體謀慮計畫洞燭物情故治效聿著述其安馬燧取懷光相李勉保韓滉單騎以來抱暉設伏以擒叛卒開三門運路屯關中荒田國用日充邊鎮攝伏其績章章可紀至於辨太子寃則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宰相當豫帝贈白起則曰國將興聽於人帝言有命則曰君

相造命不可言命其言又足徵者唐傳乃謂其隨時俯仰無足可稱取媚以求其位豈信史哉因采舊聞叅諸記錄別著泌傳以表見之使善不沒實為後世鑑若趣尚太清未免惑於隱怪亦其質之未純者與

跋宋平金露布文

梁寅

右平金露布文一通宋忠翊郎荆湖制置司屬官程君之所撰也夫宋之平金義舉也故為露布者其理順其辭正而子孫寶藏之者足以為忠義之勸或曰其時之



士論以為當金人之肆毒讐宜復也而不能復及與金和矣則讐不必復也而反欲復之是烏得為義舉哉余以為不然夫和非義也後反之則為義矣且宋之安危不係於金之和不和元既興則與金和以拒元固危也不與和而助元以滅之亦危也其危一也則寧徇於義故曰滅金義舉也程君名萬家饒之樂平寶藏是文者君之五世孫椿字元齡

湯仲謀握竒行義跋

唐肅

右握奇衍義一卷大梁湯仲謀所作也八陣之說始於  
握奇而推行於孔明今魚復壘石即風后法也但諸家  
所解奇正之說不一或以天地風雲為正龍虎烏蛇為  
奇或以八陣各有奇正或以八陣為正游兵為奇或以  
天地為旗風雲為藩龍虎烏蛇為陣之別或以四正四  
奇為定陣而配八卦之位是皆未悟握奇之意者也湯  
君學博而識明研究覃思得其旨趣故撰為衍義以示  
同志大意以奇正相半不可以天地為合風雲龍虎烏

蛇為分而曰天衝地軸自可當八陣之半又曰孔明所  
衍果出握竒分乎其言皆引而不發愚嘗竊求其意孔  
明八陣正合握竒但握竒隊數與壘石不同握竒一隊  
當壘石二隊如天衝重列在握竒則八隊在壘石則十  
六隊地軸單列在握竒則六隊在壘石則十二隊以此  
而推曰天衝地衝曰風曰雲無不脗合則孔明所推行  
出於握竒必矣天地風雲隊數既總為六十四矣則龍  
虎烏蛇果何在哉蓋天軸地衝定而不變此所以為正

也天地前衝變則為虎天地後衝變則為龍風變為蛇  
雲變為鳥此所以為奇也故陣勢雖八其實為四經曰  
四為正四為奇曰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衝風附於天  
雲附於地未言龍虎鳥蛇也即曰總為八陣及曰聽音  
望麾以出四奇乃曰天地之前衝為虎戒風為蛇蟠天  
地之後衝為飛龍雲為鳥翔則龍虎鳥蛇實出於天地  
風雲而非別有四陣也非定而不變者為正動而有變  
者為奇乎由是知湯君所謂天衝地軸自可當其半者

意實在此待夫作者之自明耳若其疑孔明之推演則又曰以八數觀之意亦出於握竒亦明壘石即風后法矣愚何幸因湯君是編而有進焉敢識此於卷末

跋山谷墨蹟

古黃文節公書韓昌黎桃源行一首蓋崇寧六年十月筆也按公元年罷知太平州管勾洪州玉隆觀以嘗忤趙丞相挺之為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劾公所作荊州承天觀塔記有幸災謗國意遂除名編管宜州三年由

鄂過洞庭潭衡永桂三年五月始至貶所云十月十八日則公至宜州已半載明年九月公物故僅一載耳嗚呼公以六十之年橫至貶斥郡守從而阨之至不容居關城中其困苦至矣然觀其跋李資深書有云子城僦舍上雨傍風無所蓋障人將不堪其憂余自念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亦當如是又何不堪其憂邪公之樂天知命不以得失蒂芥於中者如此故能以文墨自娛而書法至老益臻其妙也宜州無佳筆公每

以三錢市雞毛筆作字此紙亦果用雞毛筆則公書之妙又不可及已公嘗自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再三穆父無一言但云恐未見藏真真蹟耳余心竊不平及至黔中得藏真自序諦視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則公書法自黔中以後即追踪懷素不待至宜州也雖然公之所以名當時傳後世者夫豈止於書哉第因其書想其人有以繫百年之思耳

書唐李鄴侯傳後

右唐李鄴侯傳二卷天台朱君伯賢之所脩也伯賢先君子約齋先生於元政漸弛將亂之際每令誦習鄴侯家傳此其心之所存為何如然當世終不能用先生先生歿餘三十年板蕩極矣而君之袖簡猶存顧以其文漫誕間加筆削辭簡而義該使鄴侯輔唐中興勲業赫赫於目前者其以約齋之故也歟昔張魏公佐宋南渡猶諸葛忠武侯之相乎漢也盡瘁出師規復中原功雖



不成而志則甚偉故其子敬夫為脩武侯傳焉今君汲汲焉以鄴侯之家傳是脩則亦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魏公行武侯之志者也約齋存鄴侯之心者也然鄴侯之出也天未厭唐諸將効忠故其復兩京也易武侯之出也漢運既去羣雄角力故其還舊都也難非其才智不相及之謂也或曰跡魏公之行事固似武侯矣以約齋而視鄴侯曾何勲業之可並稱邪曰嘻是殆以隱顯而論夫士者也亦安知約齋非方隱之鄴侯鄴侯非已

顯之約齋乎故欲知約齋之心者觀於鄴侯之傳則得  
矣而二傳之脩皆以子而寓乎其父經世之心志焉豈  
徒然哉豈徒然哉

題宋仲珩歸省卷後

張孟兼

予友宋仲珩執丈太史公之仲子也性敏學博自少工  
書法侍太史於京師會建奉天殿禁中有詔徵書額時  
予備官儀曹即以仲珩名聞俾謹書之而尚書楊公以  
進既稱旨遂問其父子之賢已而仲珩被勅草古詩若

千首上覽之稱譽有加馬皇太子暨晉王亦知仲珩之  
能書時出雜篇章令寫之於戲以仲珩之妙年擅當代  
之書名上徹天聽玉音之所獎予其為榮遇可謂千載  
一日猶祥麟威鳳出際盛時莫不爭先快覩榮名美爵  
祿見寵被於身蓋無疑矣今仲珩奉太史公命歸省丘  
墓中朝士大夫咸賦詩送之前御史中丞劉公為序其  
篇端予既賦詩復書此卷末與之識別庶幾鄉邦俊彥  
有見者尚當以仲珩而加勉哉

書清宴閣讌記後

蘇伯衡

洪武庚戌秋高麗國王遣其陪臣刑部侍郎金柱來朝  
獻柱頗知文墨折節從朝之名公遊間出此記以相示  
自言其八世祖緣所作也以其時考之實宋重和之七  
年時淵聖在御日久徂於宴安荒於盤樂嘗讌宰輔蔡  
京王黼等於宣和殿而京作曲宴記流傳四方以為盛  
美是以高麗聞而慕之清宴有讌而緣為之記也則知  
上行下效其捷如此况中國之為君臣者以道德仁義

化成天下表儀萬方則遐方之觀感慕效又當何如哉  
且蠻夷僻陋之邦而其文學侍從之臣紀事陳義之善  
有若緣者代之詞臣蓋不能無愧焉而有宋文治之懿  
作養之盛人材之衆言語之工無內外遠近之間於此  
亦可以見矣是以錄之

題鄭宣撫墓誌後

伯衡竊聞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  
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閣

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聽命時諸將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於王暉暉以為不若選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創四川總制財賦以

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晁公武幹辦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擠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歿於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況諸將忌之於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於後以補其畧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

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跋陳子上書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  
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  
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  
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重  
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  
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



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  
輕重之人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  
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  
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  
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  
不幸也知子上余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  
見於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楊兵部伯防得其  
所著子上墓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

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真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身首異處妻子戮辱墳墓無主而為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

則子上豈真不幸也邪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  
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  
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保  
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真子上  
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跋眉庵記後

高啓

右嘉陵楊君眉庵記謂眉無用於人之身故取以自號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

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歎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

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

集部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編

題跋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畫稱則未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才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畊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亦有不道者況至此哉故余觀是圖而於維深有感焉  
嗚乎使維終始於輞川徒專藝之功以求道移進取之  
力以自修縱無補於時又豈不足以善其身哉然則觀  
斯圖者亦可以有所懲矣

書九歌圖後

貝瓊

右九歌圖淮南張叔厚所作以贈番易周克復者越二  
十年而神氣益新其一冠服手板見三素雲中二史左  
右掖之而從以玉女一舉旄一執箠東皇太乙也其次



冠服如太乙有牛首人身者執大纛飛揚晻曖自空而降旁一姬執杖者雲中君也美而后飾飄飄若驚鴻欲翔而衝波相蕩石上泣竹斑斑者湘君其後風裳月珮貌甚閒雅儼乎若思者湘夫人也一叟髯而杖左執卷二從者俱稚而異飾大司命也秀而豐下冠服甚偉執蓋者猛士擁劍者處子一翁舒卷旁趨少司命也裹甲執弓矢皆裂髯張欲仰射者東君也一乘白龜水中者河伯而山石如積缺大松偃蹇皮皆皴裂成鱗甲一袒

裸騎虎行者山鬼也甲而執刀者一甲而執矛者一先  
後出亂山林水間慘無人色者國殤也叔厚博學而多  
藝尤工寫人物咸稱李龍眠後一人而已巨家右族以  
厚直購之是圖凡二十一人有貴而尊嚴者有魁梧竒  
偉者有枯槁憔悴者有綽約如神仙者有詭恠可怖者  
有創而墨者旁見側出各極其妙予在三吳時所見凡  
二此蓋其晚年筆也克復既寶之不趨金玉而先左丞  
玉雪坡翁又以大篆書九歌之辭於各圖之後可謂二

絕已間持以過予求志其左方按荆楚在中國南其俗好鬼自東皇太乙而下則皆所事之神莫詳厥始然太乙為天之貴神司命為上台與北斗第四星文昌禮有不可褻者而東君為朝日之義亦豈閭巷所得而僭乎雲中君者恐以其澤名雲故指澤中之神為君謂之雲神以附漢志未知是否而河伯又非在楚之封內如湘君湘夫人也蠻夷荒遠之域民神雜揉私創其號以罔上下者亦或有之而歲時祀之必用巫作樂其來尚矣

屈原九歌因其舊而定之比興之間致意深矣又豈惑  
於荒唐如人人之徵福哉其見之山鬼者辭雖甚迫至  
大司命一篇卒曰回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信所  
謂順受其正者君子深取焉顧說者未之能察朱子為  
辯之千載之下志亦白矣余之寓於九峯三泖也壹鬱  
無聊命酒獨酌輒歌以泄其憤今叔厚又即其辭以求  
其象使玩其象以求其心豈徒效馬和之輩之於詩哉  
且懼不能不朽腐磨滅於既久而文則傳之天下後世

得考其彷彿也故書以志之觀者又可并其象而忘之  
云洪武九年歲在丙辰夏五月樛李貝瓊序繫之以歌  
曰紫宮太乙中煌煌佐以五帝環其旁道存無為樂且  
康豐隆儵忽周八荒鬼拳大蠱蛟螭黃上台司命中文  
昌斟酌元氣調陰陽福我以德淫必殃下招帝子隔瀟  
湘蒼梧九點山蒼蒼跋烏三足升扶桑天門洞開夜已  
明神人矐目鬚髯張長弓白羽射天狼水僊胡為宅龍  
堂九河既阻不可方鼃鼃出沒波湯湯山中之人白日

藏天陰雨濕啼幽篁兜鍪戰士身盡創魂魄欲歸道路  
長吹簫擊鼓歌巫陽酌以桂酒陳椒漿神來不來何渺  
茫

書節婦施氏卷後

王景彰

嗚呼周之關雎德化至矣故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得  
於常也衛之流風靡矣而栢舟能以死自誓得於變也  
常固衆人之所能變非貞烈凜凜乎不可奪者不能也  
元之政亂政也妻母內嫂彞倫斃天理滅甚於衛矣而

會稽張婦施以二十五喪所天鞠三歲孤以節操自全  
其高風貞烈賢於栢舟多矣天朝旌異之典行節婦有  
光於千古也宜哉

書蜀府贈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詩後

昔賈生嘗言於漢文帝曰廉耻節義以治君子侈辱不  
及大夫終漢之世節義成風下逮唐宋臣下有辜止於  
貶斥覃恩賜宥必量移內地豈徒然哉如天之德均被  
枯朽故也皇上德竝天地旁招英俊聚於京師爵之以

官任之以政以闡文風以濟元元以幸天下三十年於茲矣然沾濡德澤終始垂眷未有前左春坊大學士董安常先生若也先生以某甲子召入禁闈敷歷中外所言無一不愜上心者前年坐免典教滇南東宮憐而老之賜以白金若干鑑皇上東宮之所以待先生者即賈生所謂節義廉耻以治君子者也先生涉淮滌汴驅馳梁雍之郊以達於蜀蜀府親王深寵之留連彌月恩禮有加賦詩八章以道行至滇凡作養成就鼓厲變化漸



之摩之膏之煦之皆出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明年景彰至滇與觀教章伏讀再三感歎無已蓋先生之器宇表於朝廷之上而親王之文藻麗於殊方之外鸞翥蛟拏珠明玉瑩豈世儒末學彷彿其萬一哉嗟夫士大夫當流離顛沛之餘遭皇上寬仁之政孰不思奮身捐軀以自潔雪然卒未能者去天萬里自新之忱無繇瀝也若先生者聖眷日隆中外屬望又豈特量移內地之比羽儀天朝行有日矣柔兆困敦日南至

王景彰跋

讀李斯書 王達

君子之言難入小人之言易從蓋正者必拂其心邪者必順其欲順其欲烏得而弗喜拂其心烏得而弗怒此君子小人之言所以異也吾嘗讀李斯上秦皇逐客書而有感焉夫秦皇之為人可謂虎視四海者矣李斯數語而秦皇終不敢逐客者何也此斯之所以能順其欲也先誇人君得容之福如此失容之患如此所以啓之

也然後以富貴珍寶炫其志音樂婦女鼓其惑所以啗之也當此之際秦皇逐客之疑已去八九矣李斯至此當如何哉則將有以懼之焉故曰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嗚呼斯之術至此盡矣秦皇之心至此懼矣斯雖欲去秦皇有所不容其去者矣先啓之以重其聽後啗之以滌其疑終懼之以堅其志此斯所以能順其欲也嗚呼邪言易入於人者如此惠王好利孟子以仁義對之

宜乎不能入也嗚呼

跋戴元禮仁義卷

董綸

洪武三十一年夏五月太祖高皇帝疾大漸二十四日  
庚午輦出御右順門召太醫院諸臣詰其治疾無狀敕  
付獄正其罪復進御醫臣戴元禮至榻前慰勉曰汝有  
仁義無與汝事慎勿恐臣元禮頓首而退帝即還內後  
十有六日遂崩今上即位以先帝之意拜臣元禮為院  
使階奉議大夫今年遼王來朝京師臣元禮告以故王

為之歎息乃書仁義二大字以紀異恩昭明訓示子孫而俾臣綸識其事綸竊惟仁義之德至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君臣非此則乖父子非此則悖兄弟非此則爭夫婦非此則睽朋友非此則絕事上不以此則功不成使下不以此則衆不附身以之而後脩家以之而後齊國與天下以之而平治寧輯不可俄而違瞬而去也君子所以汲汲以終身者全乎此而已衆人所以迷替顛錯者以其昧乎此故也吉凶禍福之報寧

闕

忠簡公翰墨記 胡廣

先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五通第一書與二十一姪學諭第二書無名中有叔此麓安之句亦與姪書也第三書後曰啓英彥姪前稱二十一學諭者以家譜考之即英彥也三書皆是與之即誠齋所謂好學刻深厲操清苦克肖先生者是也末書中曰羅生者公姊子羅尚志也常從公於貶所曰九弟者當是俊臣也行八十九去八十而稱九也何以知其然公嘗有書與兄振文行五

十八但稱曰八哥此為俊臣無疑矣第四書與七十四  
姪乃振文次子季劉也第五書首稱提刑監丞年兄者  
以家籍考之有與司理羅欽若通判方耕道寺丞陳剛  
中俱稱年兄欽若吉水人極博學誠齋謂當時備顧問  
惟其可終於武岡守耕道名疇通守武岡有平寇功紹  
興戊午先公上書乞斬奸臣頭被譴後守李若樸言耕  
道與先公通書坐獄三百餘日幾死得免剛中坐以啓  
賀先公得貶差知安遠縣至數月而卒妻落髮為尼以

歸其喪觀三人始終未歷提刑此書非與之者三君子  
行事可稱而宋史不錄甚可歎也按先公登建炎二年  
進士第是科自李易而下凡四百五十人如王詹事龜  
齡與先公尤厚此稱提刑監丞年兄不可必其為誰姑  
俟再考然公籍不載此帖而親筆存豈既書而未遞歟  
抑或有所遺歟廣家藏先公翰墨遺藁故多兵亂喪失  
殆盡尚存此數紙先人什襲藏之嘗僉憲廣西融州真  
僊巖有先公封事藁碑刻先人打碑寄回宗族家置一



本未數十年俱已散失廣為之懼今裝表此數書為一卷朝夕觀覽如對先公也夫以先公忠義名節爭先日月萬世之所仰望豈子孫能為之輕重公之翰墨至今猶新尚有生氣為子孫者其可不敬乎昔阜陵嘗問公曰卿寫字宛如卿為人公答曰臣幼習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又曰朕前日侍太上於德壽宮閣上治疊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書真本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然飛動太上自

藏之曰可為後代式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汙者朕  
啓太上令工逐行裁去裝楷於乎公之翰墨在當時人  
君敬愛之尚如此而況於子孫者乎公嘗有言昔司馬  
文正公不喜人寶其祖畫像但喜寶其祖之字蹟以為  
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即見其人予之後能以文正  
公之心為心即賢矣誦斯言也則先公之欲後人之寶  
其翰墨後之子孫觀先公之翰墨者其以先公之心為  
心寶之敬之毋違先公之訓也

書劉氏族譜後

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自號通玄處士初學醫遇異人  
飲以酒大醉及寤洞達醫術治療通變病者遇之無不  
立起人多師尊之所撰著有運氣要旨論精要宣明論  
素問玄機原病式行於世當時有名者如考城張從正  
皆宗其學故今言醫之善者則必曰劉張云吾邑劉曰  
昇其父子兄弟皆能醫一守河間之法間出其譜系示  
予謂為河間後於今不知幾世矣尤不失其家傳河間

之澤遠乎哉余觀世之人有高明祖父振耀於前或未  
數世不能守其世業者有矣日昇之於河間久而不失  
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因書此於後以歸之俾其後  
來者知所勉云

書文丞相傳後

廣集廬陵先賢傳恒疾宋史文丞相傳簡畧失實蓋後  
來史臣為當時忌諱多所刪削又事間有抵牾鄉先生  
前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嶽申為丞相傳此國史為詳大

要其去丞相未遠鄉邦遺老猶有存者得於見聞為多  
又必參諸丞相年譜及指南錄諸編故事蹟覈實可徵  
故元元統初丞相之孫富既以刻梓後復刊見獄申文  
集近年樂平文學夏伯時亦以鋟板於是獄申所撰丞  
相傳盛行於天下而史傳人蓋少見廣竊觀二傳詳畧  
不同不能無憾因參互考訂合而為一中主獄申之說  
為多并取証於丞相文集芟其繁複正其訛舛庶幾全  
備使人無惑論贊則竝錄之國史之論揆諸人事而言

獄申之贊本乎天運而言各有發揚不可偏廢亦以見夫取舍之公也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為反有難者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丞相之云豈異於是噫丞相不可尚已其相從興義之士或出自小官或奮跡庶民雖當摧沮敗衄之餘皆甘心就死不肯屈辱殺之殆盡無一人肯降丞相忠義至誠感動回結於人心牢不可解有如此者使人皆

爾則宋豈有亡理彼臨難苟生以號食富貴其視丞相廝  
卒尤有愧焉然則丞相固無待於贊論誦其詩讀其書  
自有以見之廣韶齟時猶及聞先輩言丞相遺事赫赫  
竦動人聽雖小夫婦人皆習聞而能道之比年以來老  
成凋謝而論者益稀雖士夫君子鮮聞盛事蓋漸遠漸  
踈其勢然耳更後百年恐寢失實惟取信於列傳眩瞶  
異同莫適是非故忘其淺陋輒復編次第皆因其舊文  
不敢妄加一筆誠無能有所裨益特盡區區之愚耳知

之者其必不以為僭也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楊士奇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  
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  
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  
奇翰林侍讀兼贊善梁潛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  
節宴羣臣間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二詩前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宮圖書而分賜之



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  
一書贊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  
重潛潛之所以事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  
子弟在側所得獎諭詩大好事者知其為寶率持去其  
子棻能記憶二詩此求善書者錄為卷以臣士奇先朝  
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  
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宮車上賓想

見明良神靈感會陪侍寵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  
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橫流謹  
識歲月如左

胡忠簡公封事藁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藁有周文忠公揚文節公題  
跋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真僊巖劉長吾得之以惠  
余者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  
安公謂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璿舜文所為將奏之

以示忠簡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之遂有新州之命余近於兩府檢志書見豐水志載范璿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范實從史之胡之遂又瞋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水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家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宋歐陽澈謨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  
誥其褒恤之命也蓋初為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  
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絳言和議何允  
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  
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為國之患莫大於  
殺忠言為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  
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通鑑續編

右通鑑續編二十四卷六冊四明陳桎子經著刻板今  
在蘇州府學起盤古至高辛為第一卷契丹事在唐及  
五代者為第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事也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學者於前事據其所可知其  
所不可知闕之可也義農以前遐哉邈矣非有文字之  
紀也其事間見於百氏所記者要多以意言之耳而必  
掇拾以補前史之闕亦異乎孔子之意哉昔劉恕作通  
鑑外紀避經而專采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

故作通鑑前編不復避經經嘗為之舉要固主履祥之說矣而復著此卷何耶宋史於今少見全書學者於此編可以考見一代之得失嘗聞吾郡劉倩玉亦著此書未板行往年會其孫公潛云留在永豐今不知其何如也

跋四十二章經

佛寂初入中國獨有四十二章經觀其以生中國為難彼固歆慕乎此矣而此之人樂其說者往往願生西方

何也

題宗恩堂卷後

楊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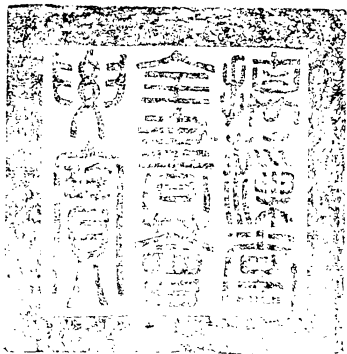
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著於治者蓋一時之盛耳孔子以六經之道為教而萬世之治繫焉故大賢謂孔子賢於堯舜豈虛語哉由是歷代以來隆其謚爵通天下而祀之可謂盛矣然不特此也又世封其後以崇德象賢其榮名厚祿可謂與天地相為無窮者歟我朝當文運亨嘉之會六經之道大明而於衍聖公尤為眷厚其祿秩

二品世襲爵邑雖仍前代之舊而褒崇禮遇可謂超越前代矣太宗文皇帝嘗躬詣太學行釋菜禮而仁宗昭皇帝即位衍聖公孔彥縉來朝燕勞賜予情文兩致縉禮多儀具著為令彥縉躬膺眷遇以謂褒崇之盛莫踰於今日乃作堂於其家而扁曰崇恩魯王殿下親書大字以賜之金薤雲章照耀闕里何其盛哉夫孔子之道生民至今永賴凡冠章甫衣逢掖者皆知尊尚而敬仰之而況其子孫乎況帝王於先師之脩乎昔唐肅宗東



巡至魯親祀孔廟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子孫謂孔僖  
曰今日之會於卿族榮乎僖對曰自古明王聖主莫不  
尊師重道今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非臣家之私榮也肅宗喜曰非聖人子孫烏有斯  
言然則彥縉之所以名堂者其亦若僖之知所本乎異  
時書諸金匱以傳萬世其為仁廟聖德增輝豈小也哉  
予故樂為書之以系於諸作之後

明文衡卷四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蘓曰柄

財團  
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